

“桃花源”的滥觞

赵 焰

我们是晚上到达祁门桃源里的南山客栈的。洗漱后赶紧憩息，一夜睡到天明。早晨起床，推开窗户，不由心旌荡漾：一股清冽之气扑面而来，乡野的一切全都披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银色霜雪。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闻如此场景了：赤尾大公鸡高亢的啼鸣中，万道金光降临，晨雾慢慢消散，冬日的世界简化为黑白两色，山峦、房屋、道路、树木如墨；树枝、道路，田畦、蔬菜如纸。一切静谧安宁，就像是一幅放大的明清版画似的。

小村名为“桃源”，灵感来自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。村子依山傍水而建，古树葳蕤，道路曲折。村口的小山坡上，有数棵古树纠缠聚集，直冲云端，木牌上注明有三百多年；村尾的小山坡上，还有一棵古树的树龄更长，有八百多年，得数人才能环抱。相比村里众多的祠堂、老屋和石板路，老树才是有生命的，它更为神秘，一直缄默着，仿佛守着千百年来村落的秘密，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悄然发出几声喟叹。新潮的客栈边上，还有一家新开的咖啡馆，在古村落里显得更加时尚。传统和新潮在这里相遇，彼此映衬，既反差巨大，又相得益彰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。祁门是有很多这样村落的，自水路式微，交通转入“公路时代”，商业的重心移到长三角之后，大山深处的祁门就有些尴尬了。很长时间内，祁门出行不便，贫困依旧，与外部世界慢慢疏离。可正因为如此，才让诸多古建筑和村落保留下来。

四十一岁那年，东晋诗人陶渊明曾经在长江边的彭泽县担任县令，距现在徽州的祁门、黟县不远。处理政务之余，陶渊明喜欢寄情山水，到处走动。一段时间后，陶渊明对尔虞我诈的官场失去兴趣，挂印出走，回到老家务农，开始了真正的隐居生活。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，欣喜地描述了辞官回家的感受：“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……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……富贵非吾愿……聊乘化以归尽，乐乎天命复奚疑！”满纸之上，尽是欣喜。五十五岁那一年，陶渊明完成了《桃花源记》的写作，在他所勾勒的那个桃花源里，一切都充满着神奇：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童稚天真，乡人热诚，来了客人，设酒杀鸡款待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

桃花源究竟在哪里，一直是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。“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”此种情景，在群山矗立的徽州随处可见。《桃花源记》问世以来，桃花源先后有江西说、湖南说、湖北说、河南说、陕西说、台湾说、江苏说、徽州说等等，共有几十处地方号称“桃花源”。以“徽州说”来看，有学者推断陶渊明极可能在任彭泽县令期间，到过祁门、黟县等地，随后根据此地的风情风貌写作了《桃花源记》。为之佐证的是，昔日祁门、黟县一带乃至徽州的百姓，都是避战乱来到黄山脚下新安江边的。在黟县的赤岭村以及歙县的黄潭村，当地的《陶氏宗谱》显示，陶氏祖先就是东晋陶渊明的后人。近现代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黄潭村人，如果族谱属实，也算是陶渊明的后代。赤岭村至今依存一个“五柳社”，黄潭村的陶姓也有一个“五柳堂”。除此之外，黄山市徽州区还有个潜口村，有很多村民也是陶渊明的后代，潜口这个地名，据说同样由陶潜的名字而来。

世间是否存在



雪中漫步 肖明 摄

一个真实的桃花源？如此疑问，才是事情的核心。若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是真实纪事，如此溯源方有意义；若《桃花源记》是文学作品，是作者的想象，诸多溯源和考证，可以说基本无意义。陶渊明是一个诗人，《桃花源记》是一篇文学作品，作为创作者，陶渊明完全可能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行虚构。所谓“桃花源”，应是陶渊明以儒家文化“大同社会”理念的想象，也是农耕社会士大夫对于人类生存最高理想的探寻。就如同数百年后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闵采尔眼中的“千禧年国度”，以及英国托马斯·莫尔笔下的“乌托邦”一样。

陶渊明对于桃花源的向往，有着复杂而广阔的历史、哲学、社会以及大众心理背景。东晋时期，社会动荡，战乱不断，人们渴望过上平凡而安宁的生活。从社会思潮来看，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到东晋时，以入世进取为目的，以秩序和道德为管理手段的儒家思想，已不能对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人心。佛教传入之后，那种携带着博大、浩渺的彼岸气息，给中国思想界和社会以强大的冲击。中国知识分子在积极入世的同时，也相应地调整了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。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即是这样的反应，它集中体现了儒家“中庸之道”的追求——以善为原点，以真为目标，以美为手段，以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来实现人生的理想。

陶渊明对于纯朴生活的向往，既是生存的理想，也是对常识的回归。可是要找到“桃花源”何其难也！传统皇权专制一直像庞大无比的绞肉机，让进入者血肉模糊而死，让逃离者穷困潦倒而亡。陶渊明辞官之后，虽然行为和精神变得自由，却食不果腹、家徒四壁、艰难困苦，孩子也因为生病没钱治而夭折。写完《桃花源记》没几年，陶渊明就在贫病交加中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
虽然“桃花源”逸笔草草不明就里，可是它一直具有“大同世界”的象征性。“桃花源”还暗合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色——它不具体，带有很大模糊性；虽然有目标，却缺乏路径——《桃花源记》中，刘子骥是最后一个去找桃花源的人，自此之后，再无人可以到达。一直到现在，无论是古老的桃源村，还是新建的“南山客栈”，都试图延续这样的旧梦。不过历经沧桑的中国人应该明白一个常识：只有一条路径可以通向桃花源，那就是财富——若没有富庶作为基础，不以思想的思想、智慧的智慧实现公平正义，“桃花源”不可能成为现实，只能等同于《山海经》里的幽玄和虚幻。

火塘旧事

梁惠娣

寒冬腊月里，山野间山寒水瘦，一片苍远冷寂。行走在冬寒岁晚里，悠悠地忆起小时候温暖的火塘时光。

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住在泥砖瓦顶的旧屋，屋左再搭建一间同样泥砖瓦顶的偏屋，用作厨房。厨房里有大土灶，红砖砌成。大灶连着小灶，大灶熬粥煮饭，小灶煲水熬汤。土灶旁边挖个土坑，垒上一圈红砖，做成火塘，用来炒菜，或炖煮食物，或取暖。那时火塘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土灶。厨房的另一角落，堆放着木柴和干稻草。

小时家境清寒，没有暖气，没有加绒衣服，也没有羽绒服。南方的冬天又湿又冷，我最喜欢的便是躲在厨房里，坐在火塘边取暖。临近岁末，放了寒假，我每天起床后，便搬一张椅子和一张矮凳子到厨房，组合成简易的书桌，一边写寒假作业，一边看母亲忙前忙后地张罗一日三餐。火塘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我们的饭菜热气腾腾，我们吃得温暖幸福。吃完饭，我们坐在火塘旁聊天。父亲母亲说着天气，说着当天干的农活，说着一季的收成，说着明天的农事计划。我和姐姐、弟弟三人则围坐着，头碰着头，一起看漫画书，或故事书。有时母亲会往火塘的火堆下埋几根红薯，十多分钟后，扒开柴灰，红薯便煨熟了，香喷喷的。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拿一只烤红薯，一边吃一边“呼呼”地吹气，那是儿时冬天最难忘的美味。父亲砍了自家种的甘蔗回家，可是冬天吃甘蔗太冻了。于是父亲把甘蔗砍成一段一段，架在火塘上烤两分钟，再分给我们吃。烤过的甘蔗暖暖的，甜滋滋的，我们吃得很开心。父亲到果园里摘了橙子回来，也会放到火塘的炉火上烤一下，再给我们吃，咬一口，又暖又甜的果汁顺着喉咙滑到肚子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

冬日，我跟着母亲到田里摘了一篮子翠绿色的饭豆荚回家，母亲抓几把饭豆荚埋到火塘的火灰堆里，过一会儿，把饭豆荚扒拉出来，抖净柴灰，饭豆荚变成焦黄色，喷着香，惹得人直流口水。我们撕开豆荚，吃里面的饭豆，软绵鲜香，这是慰藉儿时味蕾最好的零食。

记得有一天，父亲和母亲到田里干农活，天黑了还没回来。我们姐弟三人又冷又饿，姐姐在火塘上点燃柴火，我们坐着一边取暖，一边等父母回家。后来我们三人靠在稻草堆上睡着了。父母回家后，母亲手脚麻利地在火塘上煮了一锅肉末荷包蛋葱花面鱼儿，然后叫醒我们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着香气四溢的面鱼儿，喝着热乎乎的面汤，顿觉身心温暖。屋外寒风呼啸，冷雨飘飘，厨房里却温暖无比，那时感觉幸福就像浪花一样在我们的心里荡漾开来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到城市里生活与工作，有关火塘的一切便成了旧事。每当冬天回到家乡，仍然最喜欢与家人一起围着火塘取暖、聊天，煨一些只有在家乡才能吃到的食物。火塘时光，就像一个美丽的梦，让我无限眷恋，让我义无反顾地奔赴。

